



魯迅與景宋的通信

兩地書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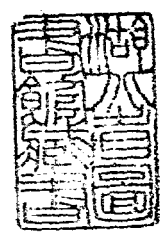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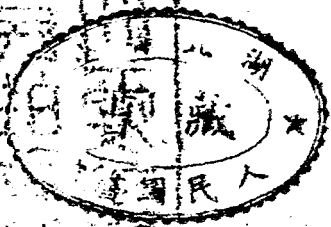
魯迅全集出版社印行

湖北省武昌人民圖書館：中
 登記號 28495
 書 號 85429
 7748E3

4050

湖北省武昌人民圖書館
 藏書

兩
 地
 書



目 錄

序言	一
第一集 北京 (一九二五年三月至七月)	一一
第二集 廈門——廣州 (一九二六年九月至一九二七年七月)	二二
第三集 北平——上海 (一九二九年五月至六月)	三三



序 言

這一本書，是這樣地編起來的

一九三二年八月五日，我得到霽野、靜農、蕺燕三個人署名的信，說漱園于八月一日晨五時半，病歿于北平同仁醫院了，大家想搜集他的遺文，爲他出一本紀念冊，問我這里可還藏有他的信札沒有。這真使我的心突然緊縮起來。因爲，首先，我是希望着他能夠全愈的，雖然明知道他大約未必會好；其次，是我雖然知道他未必會好，卻有時竟沒有想到，也許將他的來信統統毀掉了，那些伏在枕上，一字字寫出來的信。

我的習慣，對於平常的信，是隨覆隨毀的，但其中如果有些議論，有些故事，也往往留起來。直到近三年，我纔大燒毀了兩次。

五年前，國民黨清黨的時候，我在廣州，常聽到因為捕甲，從甲這里看見乙的信，于是捕乙，又從乙家搜得丙的信，于是連丙也捕去了，都不知道下落。古時候有牽牽連連的「瓜蔓抄」，我是知道的，但總以為這是古時候的事，直到事實給了我教訓，我纔分明省悟了做今人也和做古人一樣難。然而我還是漫不經心，隨隨便便。待到一九三〇年我簽名于自由大同盟，浙江省黨部呈請中央通緝「墮落文人魯迅等」的時候，我在棄家出走之前，忽然心血來潮，將朋友給我的信都毀掉了。這並非爲了消滅「謀爲不軌」的痕迹，不過以爲因通信而累及別人，是很無謂的，況且中國的衙門是誰都知道只要一碰着，就有多麼的可怕。後來逃過了這一關，搬了寓，而信札又積起來，我又隨隨便便了，不料一九三一年一月，柔石被捕，在他的衣袋裏搜出有我名字的東西來，因此聽說就在我。自然囉，我只得又棄家出走，但這回是心血潮得更加明白，當然先將所有信札完全燒掉了。因為有過這樣的兩回事，所以一得到北平的來信，我就擔心，怕大約未必有，但還是翻箱倒篋的尋了一通，果然無蹤無影。朋友的信一封也沒有，我們自己的信倒尋出來了，這也並非對於自己的東西特別看作寶貝，倒是因為那時時間很有限，而自己的信至多

也不過憂在自身上，因此放下了的。此後這些信又在鎗礮的交叉火線下，躺了二三十天，也一點沒有損失。其中雖然有些缺少，但恐怕是自己當時沒有留心，早經遺失，並不是由于什麼官災兵燹的。

一個人如果一生沒有遇到橫禍，大家決不另眼相看，但若坐過牢監到過戰場，則即使他是一個萬分平凡的人，人們也總看得特別一點。我們對於這些信，也正是這樣。先前是一任他墊在箱子底下的，但現在一想起他曾經幾乎要打官司，要遭礮火，就覺得他好像有些特別，有些可愛似的了。夏夜多蚊，不能靜靜的寫字，我們便略照年月，將他編了起來，因地而分爲三集，統名之曰兩地書。

這是說：這一本書，在我們自己，一時是有意思的，但對於別人，卻並不如此。其中既沒有死呀活呀的熱情，也沒有花呀月呀的佳句，文辭呢，我們都未曾研究過『尺牘精華』或『書信作法』，只是信筆寫來，大背文律，活該進『文章病院』的居多。所講的又不外乎學校風潮，本身情況，飯菜好壞，天氣陰晴，而最壞的是我們當日居漫天幕中，幽明莫辨，講自己的事倒沒有什麼，但一遇到推測天下大事，就不免胡塗得很，所以凡有歡欣鼓舞

之詞，從現在看起來，大抵成了夢囈了。如果定要恭維這一本書的特色，那麼，我想，恐怕是因爲他的平凡罷。這樣平凡的東西，別人大概是不會有，即有也未必存留的，而我們不然，這就只好謂之也是一種特色。

然而奇怪的是竟又會有一個書店願意來印這一本書。要印，印去就是，這倒仍然可以隨隨便便，不過因此也就要和讀者相見了，卻使我又得加上兩點聲明在這里，以免誤解。其一，是我現在是左翼作家聯盟中之一人，看近來書籍的廣告，大有凡作家一旦向左，則舊作也即飛昇，連他孩子時代的啼哭也合于革命文學之概，不過我們的這書是不然的，其中並無革命氣息。其二，常聽得有人說，書信是最不掩飾，最顯真面的文章，但我也並不，我無論給誰寫信，最初，總是敷衍，口是心非的，即在這一本中，遇有較爲緊要的地方，到後來也還是往往故意寫得含糊些，因爲我們所處，是在「當地長官」郵局、校長……，都可以隨意檢查信件的程度裏。但自然，明白的話，是也不少的。

還有一點，是信中的人名，我將有幾個改掉了，用意有好有壞，並不相同。此無他，或則怕別人見于我們的信裏，于他有些不便，或則單爲自己，省得又是什麼「聽候開審」之

類的麻煩而已。

回想六七年來，環繞我們的風波也可謂不少了，在不斷的掙扎中，相助的也有，下石的也有，笑罵誣鑿的也有，但我們緊咬了牙關，卻也已經掙扎着生活了六七年。其間，含沙射影者都逐漸自己沒入更黑暗的處所去了，而好意的朋友也已有兩個不在人間，就是漱園和柔石。我們以這一本書爲自己記念，并以感謝好意的朋友，並且留贈我們的孩子，給將來知道我們所經歷的真相，其實大致是如此的。

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六日，魯迅。



第一集
北京

一九二五年三月至七月

北京

一

魯迅先生：

現在寫信給你的，是一個受了你快要兩年的教訓，是每星期翹盼着聽講『小說史略』的，是當你授課時每每忘形地直率地憑其相同的剛決的言語，好發言的一個小學生。他有許多懷疑而憤懣不平的久蓄于中的話，這時許是按抑不住了罷，所以向先生陳訴：

有人以為學校的校址，能愈隔離城市的塵囂，政潮的影響，愈是效果佳一些。這是否有一部分的理由呢？記得在中學時代，那時也未嘗不發生攻擊教員，反對校長的事，然而

無論反與正的那一方面，總是偏重在「人」的方面的權衡，從沒有遇見過以「利」的方面爲取捨。先生，這是受了都市或政潮的影響，還是年齡的增長戕害了他呢？先生，你看罷。現在北京學界上一有驅逐校長的事，同時反對的，贊成的，立刻就各標旗幟，校長以「留學」、「留堂」——畢業後在本校任職——謀優良位置爲釣餌，學生以權利得失爲取捨，今日收買一個，明日收買一個……今日被買一個……明日被買一個……而尤可憤恨的，是這種含有許多毒菌的空氣，也瀰漫于名爲受高等教育之女學界了。做女校長的，如果確有幹才，有卓見，有成績，原不妨公開的布告的，然而「昏夜乞憐」醜態百出，嘖嘖在人耳口。但也許這是因爲環境的種種關係，支配了她不得不如此罷？而何以校內學生，對於此事亦日見其軟化，明明今日好好的出席，提出反對條件的，轉眼就掉過頭去，噤若寒蟬，或則明示其變態行動？情形是一天天的惡化了，五四以後的青年是很可悲，觀痛哭的了！在無可救藥的赫赫的氣餒之下，先生，你自然是只要放下書包，潔身遠引，就可以「立地成佛」的。然而，你在仰首吸那醉人的一絲絲的菸葉的時候，可也想到有在瑗盆中展轉待拔的人們麼？他自信是一個剛率的人，他也更相信先生是比他更剛率十

二萬分的人，因為有這點點小同，他對於先生是盡量地直言的，是希望先生不以時地爲限，加以指示教導的。先生，你可允許他麼？

苦悶之果是最難嘗的，雖然嚼過苦果之後有一點回甘，然而苦的成分太重了，也容易抹煞甘的部分。譬如飲了苦茶——藥，再來細細的玩味，雖然有些兒甘香，然而總不能引起人好飲苦茶的興味。除了病的逼迫，人是絕對不肯無故去尋苦茶喝的。苦悶之不能免掉，或者就如疾病之不能免掉一樣，但疾病是不會時時刻刻在身邊的——除非畢生抱病。——而苦悶則總比愛人還來得親密，總是時刻地不招即來，揮之不去。先生，可有甚麼法子能在苦藥中加點糖分，令人不覺得苦辛的苦辛？而且有了糖分是否即絕對的不苦？先生，你能否不像章錫琛先生在婦女雜誌中答話的那樣模胡，而給我一個真切的明白的指引？專此布達，敬候
撰安！

受教的一個小學生許廣平。十一，三，十四年。

他雖則被人視爲學生二字上應加一「女」字，但是他之不敢以小姐自居，也如先

生之不以老爺自命，因為他實在不配居小姐的身分地位，請先生不要懷疑，一笑。

二

廣平兄：

今天收到來信，有些問題恐怕我答不出，姑且寫下去看——

學風如何，我以為是和政治狀態及社會情形相關的，倘在山林中，該可以比城市好一點，只要辦事人員好。但若政治昏暗，好的人也不能做辦事人員，學生在學校中，只是少聽到一些可厭的新聞，待到出了校門，和社會相接觸，仍然要苦痛，仍然要墮落，無非略有遲早之分。所以我的意思，以為倒不如在都市中，要墮落的從速墮落罷，要苦痛的從速苦痛罷，否則從較為寧靜的地方突到鬧處，也須意外地喫驚受苦，而其苦痛之總量，與本在都市者略同。

學校的情形，也向來如此，但一二十年前，看去彷彿較好者，乃是因為足夠辦學資格的人們不很多，因而競爭也不猛烈的緣故。現在可多了，競爭也猛烈了，於是壞脾氣也就